

					我	的	朋	友	—	我	的	围	棋	老	师					
																	西	村	昭	司
		我	二	十	五	岁	的	时	候	开	始	下	的	围	棋	。	作	为	爱	
好	，	我	选	择	围	棋	的	理	由	是	很	简	单	的	：	因	为	下	围	
棋	是	我	已	故	父	亲	的	爱	好	，	而	且	那	时	我	的	工	资	不	
高	，	所	以	处	处	都	要	节	约	。	我	想	在	这	里	谈	谈	我	的	
一	位	棋	友	—	—	我	的	一	位	上	海	朋	友	的	回	忆	。			
		一	九	九	三	年	我	开	始	在	上	海	工	作	，	这	是	我	首	
次	在	海	外	工	作	。	那	时	，	我	一	点	儿	都	不	熟	悉	中	国	
的	业	务	环	境	，	所	以	为	了	开	展	业	务	，	我	拼	命	地	去	
工	作	，	拼	命	地	去	了	解	中	国	。	可	是	我	再	怎	么	努	力	
也	好	像	是	在	黑	暗	的	世	界	里	摸	索	一	样	，	很	难	找	到	
我	们	公	司	的	业	务	方	向	。	同	时	因	为	我	是	第	一	次	离	
开	家	，	所	以	我	觉	得	很	寂	寞	，	也	很	想	家	。	并	且	，	
我	在	周	末	没	有	什	么	事	情	可	做	，	很	无	聊	。	那	时	，	
我	的	寂	寞	感	更	加	强	烈	了	，	所	以	我	决	定	要	找	一	个	
围	棋	老	师	。	非	常	幸	运	的	是	，	通	过	中	国	朋	友	的	介	
绍	，	我	马	上	就	找	到	了	专	业	棋	手	赵	之	云	先	生	，	他	
是	专	业	六	段	。	我	认	识	他	以	后	每	个	星	期	六	下	午	都	
高	高	兴	兴	地	去	他	家	跟	他	学	习	下	围	棋	。					

		虽	然	那	时	我	的	中	文	水	平	还	不	能	够	跟	他	随	心		
		所	欲	地	交	流	，	但	是	通	过	围	棋	我	们	马	上	成	为	了	朋
		友	。	围	棋	在	中	国	又	被	叫	作	“	手	谈	”，	所	以	我	们	不
		需	要	说	太	多	的	话	也	能	互	相	理	解	。	一	天	下	午	，	他
		对	我	说	出	了	他	的	心	里	话	，	是	关	于	他	人	生	中	最	痛
		苦	的	文	化	大	革	命	期	间	的	一	段	经	历	。					
		像	其	他	知	识	分	子	一	样	，	他	下	乡	到	了	南	方	的		
		某	个	农	村	从	事	农	业	。	因	为	他	的	大	外	公	在	清	朝	是
		宣	统	皇	帝	的	老	师	，	所	以	，	他	也	就	被	划	分	为	属	于
		“	四	旧	”	的	人	，	因	此	他	下	乡	的	时	间	比	其	他	人	都
		长	，	所	干	的	工	作	也	比	其	他	人	累	。	他	没	有	办	法	从
		他	的	命	运	中	逃	脱	出	来	，	在	农	村	插	队	一	年	到	头	都
		没	有	休	息	，	是	很	辛	苦	的	。	几	年	后	，	等	他	终	于	可
		以	回	上	海	的	时	候	，	他	已	经	过	了	四	十	岁	了	。		
		尽	管	如	此	，	他	还	是	很	高	兴	可	以	继	续	再	下	围		
		棋	。	但	他	的	年	龄	已	经	超	过	作	为	专	业	棋	手	的	高	峰
		期	，	因	此	，	他	必	须	要	放	弃	专	业	比	赛	。	于	是	，	他
		决	定	作	为	老	师	和	中	国	围	棋	历	史	的	研	究	者	来	开	展
		工	作	。	他	开	始	在	上	海	新	民	晚	报	的	围	棋	栏	目	里	，
		做	为	解	说	员	来	写	围	棋	的	评	论	了	。						

		他	那	时	已	经	成	家	，	他	的	太	太	在	上	海	的	女	性
业	余	围	棋	比	赛	中	获	得	过	冠	军	。	他	们	之	间	有	一	个
女	儿	，	但	女	儿	不	像	父	母	那	样	喜	欢	下	围	棋	，	而	且
由	于	上	海	中	心	地	区	空	气	污	染	的	缘	故	，	她	很	可	怜
地	患	上	了	慢	性	哮	喘	病	。										
		老	师	的	家	是	他	的	朋	友	们	都	很	向	往	的	地	方	。
托	他	们	夫	妻	的	福	，	他	的	家	总	是	充	满	着	非	常	舒	适
的	氛	围	，	很	受	大	家	的	欢	迎	。	在	他	的	家	里	可	以	很
放	松	地	下	围	棋	，	所	以	每	个	星	期	六	下	午	，	大	家	都
三	三	两	两	地	汇	聚	过	来	。	老	师	朋	友	们	的	工	作	是	很
丰	富	多	彩	的	，	他	们	当	中	有	医	生	、	教	师	、	编	辑	、
工	程	师	、	还	有	专	业	棋	手	等	等	。	通	过	跟	他	们	的	交
流	，	我	也	了	解	到	了	很	多	上	海	人	的	情	况	。			
		下	完	棋	后	，	我	的	老	师	有	时	会	款	待	我	们	，	在
他	家	里	一	起	吃	晚	饭	。	他	是	一	位	非	常	多	才	多	艺	的
人	，	除	了	是	棋	手	，	他	还	是	书	法	家	、	画	家	，	也	是
古	琴	的	演	奏	家	。	乘	着	酒	兴	，	他	有	时	会	让	我	们	欣
赏	他	的	古	琴	演	奏	。	一	般	的	上	海	人	为	了	赚	钱	总	是
很	忙	，	可	是	，	我	在	他	家	所	见	到	的	上	海	人	却	不	相
同	，	不	管	他	们	的	收	入	多	少	，	看	起	来	都	觉	得	他	们

生	活	得	很	幸	福	，	好	像	非	常	满	足	于	自	己	的	现	状	。
有	一	天	，	我	的	老	师	为	了	祝	贺	我	的	生	日	送	给	了	我
一	把	扇	子	，	上	面	有	他	亲	笔	画	的	漂	亮	的	风	景	，	还
写	上	了	“	腾	飞	”	两	个	字	。	我	非	常	感	动	，	这	把	扇
子	成	为	了	我	所	有	的	东	西	中	最	重	要	的	宝	贝	。		
		老	师	的	围	棋	朋	友	们	和	弟	子	们	当	中	，	我	是	下
得	最	差	的	。	因	为	他	的	朋	友	们	大	多	数	是	在	上	海	市
业	余	围	棋	比	赛	中	非	常	有	名	的	高	手	，	而	且	有	的	学
生	的	目	标	是	要	成	为	专	业	棋	手	的	，	所	以	他	们	都	下
得	很	好	，	我	是	很	少	有	机	会	打	败	他	们	的	。	但	通	过
下	围	棋	，	让	我	学	习	到	了	围	棋	以	外	的	很	多	知	识	。
我	没	想	到	日	本	人	和	中	国	人	之	间	有	这	么	多	相	似	的
文	化	、	想	法	和	感	受	。	我	们	一	边	下	围	棋	一	边	表	达
出	自	己	的	喜	怒	哀	乐	，	我	这	才	知	道	了	日	本	人	和	中
国	人	之	间	在	情	感	上	的	区	别	并	不	大	，	而	且	通	过	跟
他	们	的	交	流	，	对	我	解	决	业	务	上	的	问	题	也	有	很	大
的	帮	助	。	在	中	国	，	最	困	难	的	一	个	问	题	是	处	理	人
际	关	系	，	这	是	我	们	在	业	务	上	不	能	逃	避	的	一	个	难
关	。	通	过	和	他	们	的	交	流	，	我	学	到	了	很	多	中	国	人
的	习	惯	和	想	法	，	所	以	人	事	方	面	的	问	题	也	能	妥	善

地	解	决	好	了	。																
		一	天	又	一	天	，	一	年	又	一	年	，	我	在	上	海	度	过		
		了	繁	忙	但	又	充	实	的	日	子	。	不	过	，	在	一	九	九	六	年
		春	天	的	一	天	，	我	这	种	幸	福	的	时	光	嘎	然	而	止	了	。
		由	于	肺	癌	，	我	的	老	师	突	然	过	世	了	。	记	得	有	一	天
		他	太	太	打	电	话	给	我	说	：	“	他	觉	得	不	舒	服	，	所	以
		就	去	医	院	了	。	医	生	检	查	后	对	他	说	要	住	院	”。	其	实
		医	生	给	他	诊	断	的	结	果	是	肺	癌	晚	期	，	已	经	没	有	办
		法	治	疗	了	。	从	那	一	天	开	始	不	到	两	个	月	，	他	就	过
		世	了	。																	
		老	师	的	葬	礼	是	很	朴	素	的	，	我	想	他	的	简	朴	而		
		有	意	义	的	人	生	也	反	映	在	他	的	葬	礼	仪	式	上	了	。	我
		们	这	些	他	的	老	朋	友	们	都	纷	纷	前	去	他	家	拜	访	，	并
		向	他	的	家	属	表	达	了	我	们	对	老	师	的	哀	悼	，	同	时	也
		向	老	师	献	上	了	花	圈	。											
		我	的	老	师	生	前	经	常	跟	我	说	，	“	人	有	人	品	，		
		棋	有	棋	品	”。	他	的	意	思	就	是	说	：	在	我	们	的	人	生	道
		路	上	，	“	品	”	的	问	题	比	技	术	上	的	问	题	更	重	要	。
		我	不	知	道	自	己	的	品	格	有	多	高	，	但	通	过	跟	我	的	老
		师	的	交	流	，	我	也	得	到	了	许	多	中	国	朋	友	的	友	谊	，

这完全是托他的福。直到现在，我跟他的太太

和	女	儿	也	还	保	持	着	联	系	。
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

和我同样，有很多的人和他建立了跨国

的友谊，相信这份不受国界影响的宝贵情感会

历久弥新，成为照耀人生的一盏温暖的灯。